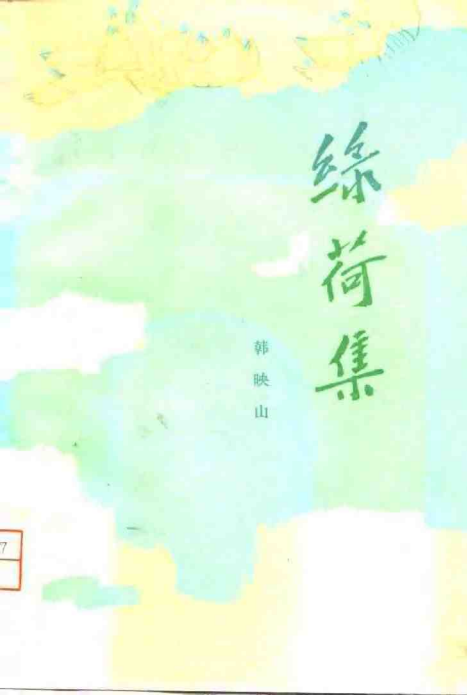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綠荷集

韩映山

责任编辑：夏 青

封面设计：铁 扬

封面题字：孙 犁

绿 荷 集

礼花文学创作丛书

韩 映 山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7 1/2印张 插页2 353,000字 印数：1—3,230 1981年5月第1版
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86·545 定价：0.58元

目 录

绿荷姐	1
春月夜	11
塘水清清	16
月色朦朦	23
田珍小传	38
残阳如血	56
梅花寨	69
飞 奔	81
知情人	97
在幽静的山谷	110
心里的阳光	118
绿苇塘边	123
雨点下淀	127
寒冬的夜	131
红 英	136
美 满	143
野鸡红	148
月夜追思	163
披星戴月	169

淀 边	174
迎 归	179
一天云锦	183
高洗子	189
船	197
苑苇和小芝	204
弯弯的河堤	211
后记	234

绿 荷 姐

听说绿荷姐的冤案得到了平反，落实了政策。我想去看她。我们已经十几年不见面了，她现在怎样了？

从县城东关，我找到一位摆脚的大伯，雇了他的小船，奔紫菱村划去。

正是早春，风里还带着寒气，但早已吹化了淀上的凌丝。小船顺着壕道划行，两边的苇地，钻出了一层苇锥锥，隐约间透出紫绿的颜色。微风吹来淀水和青泥的气息，格外清新。

淀上一片繁忙景象，明丽的阳光下，有许多船只。小伙子们袒露着紫红的臂膀，双手持着罾杆^{（注）}，叉腿俯身捞取青泥和荇草。白肚皮的鸥鸟，在水皮上飞翔，在鱼塘上空盘旋。村头街尾，有姑娘们在织席，倒影映进镜子似的水面上……

看着这些姑娘们，很自然地使我忆起绿荷姐的许多往事。

那是一九四三年的秋天，冀中人民正经受着战争的严重考验。白洋淀安上了许多岗楼，正规部队转移走了，留下的

注：罾杆：用来捞鱼和夹泥的工具。

区小队，编入了雁翎队。那年我才十六岁，在雁翎队里当通讯员。在一次伏击日寇小汽船战斗中，我挂了花，伤势很重。老乡用小船把我送到紫菱村。那是一个黄昏，小船停泊在村边。我仰卧在舱里，看着房上的烟囱里的青烟，看着船桅上的黄黄的阳光，心里很是想家。母亲和姐姐要是知道我受了伤，不知多么心疼哩……

护送我来的战友，看我吃不了东西、血流得过多，很是着急。当时环境那样残酷，哪有医疗条件。他担心我，这样下去，生命是很危险的。他问我想不想吃东西，我点点头。他看看我口腔里的伤，皱皱眉头。是呀，嘴连话也说不了，怎么能吃东西呢？他焦急的头上冒出汗珠子。

正在此刻，岸边忽然跑来两位姑娘，一个鸭蛋脸型、黑眉毛亮眼睛；一个圆脸儿、细眯眼、翘鼻子。她们登上小船。那位黑眼睛的姑娘小声说：

“哪位同志挂了花？我们是慰问伤员的。”

当她们知道我的口腔受了伤时，那位圆脸姑娘皱皱眉头说：

“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他吃不了东西。”

“是呀，带来的熟鸡蛋也吃不了。”黑眼睛姑娘也上起愁来。她看着提来的篮子，忽然眼睛一亮，向圆脸姑娘说：“我有了法儿。香藕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回家再拿几个生鸡蛋来。”没容别人说话，她跳下船就匆匆跑走了。过了不大一会儿，就又跑回来。她手里拿着几个鸡蛋，向香藕笑了笑，红着脸说：

“只好用这个法儿了。”

她把鸡蛋的两端各磕开一个小孔，然后俯下身子，把鸡蛋一端放在我嘴唇上，她用嘴吹鸡蛋的另一端……这样地喂我。香藕在一旁笑咪咪地抿着嘴儿。

我感到一阵温暖，激动，觉得眼前的姑娘，就象是我的亲姐姐。

我的眼睛湿润了，热泪流在了脸颊上。她一连喂了我三个鸡蛋。完了，她笑着说：

“这下肚里有点食儿了。”

我满腹的感激话，可是说不出，只是止不住地淌热泪。跟我来的战友和老乡都连连向她们致谢。她们说：

“快别说外道话，咱们是一家人。”

她们又找来一副担架，把我抬到一户人家。这就是黑眼睛的姑娘的家。她叫绿荷。家里就一位父亲，五十多岁了，每天给财主家放鸭子。

我在紫菱村养起伤来。等我的嘴能说话的时候，我就给绿荷同志叫姐姐，她笑着说：

“你这小同志真鬼，嘴真甜。”她闪着一双黑亮的眼睛，又说：“叫我姐姐也行，谁叫我比你大两岁哩！”

她很勤快，除了帮爹爹放鸭、摇船，就照顾我养伤，喂汤喂水，端屎端尿，换药包扎，无微不至。

她和香藕都是妇救会委员，又是村里的女民兵，经常给八路军送信、做军鞋、配合作战……

后来，我们雁翎队转移到紫菱村来，住在村东瓜园里。瓜园让密密的青纱帐遮掩着，格外严实。绿荷和香藕坐在河边，一边织席，一边放哨，监视着敌人的动静，发现情况，

就扔坷垃为号。夜晚，她们在瓜铺上休息，战士们伏在青纱帐里宿营。有的同志开玩笑说：

“绿荷，你们多威风啊！周围有这么多护兵保卫着……”

她们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谁也别说是谁威风。”绿荷说，“你们哩！那天，你们叫敌人包围了，要不是把你们当鸭子放，能脱出包围圈？”

她指的是一次打敌人的包运船，由于没有侦察好，低估了敌人的兵力，打完以后，撤不出去了。敌人把苇塘团团围住，一心想来个一网打尽。同志们很焦急，盼望着天黑以后突围。好不容易盼到了天黑，可是敌人的探照灯又亮了起来。突围依然很困难。正在此刻，绿荷和他爹摇着小船轰来许多白鸭子，满淀白哗哗的。绿荷钻进苇塘，让战士们头上都蒙上白手巾，潜水钻到鸭群里，白手巾活象一只只白鸭子。就这样，父女俩把同志们当鸭子放出来了……

啊！那时候，绿荷姐她们做了多少抗日工作啊！她们把青春的热血、纯贞的情感，无私地献给了祖国的神圣事业！历史应该把她们的光荣事迹记载下来，不应该磨灭，也不容歪曲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她们又积极投入解放战争的支前工作。后来，新中国成立了，她们结了婚。绿荷姐嫁了一位县干部。没想到，那位县干部进了大城市，却又有了新爱，把她遗弃了；香藕嫁了当村的一位农民。她们都光荣地入了党，在村里当了干部。

我在地区工作时，曾下乡到紫菱村看过她们。绿荷姐跟

爹住在一起，守着一个女儿生活，担任着村里的支部书记。她是村里第一个互助组组长，又带头成立了农业合作社。曾三次出席过全国劳模会。可是，万万没想到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她竟被诬陷为“假劳模”、“假党员”，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，受尽了折磨……

船在微波中前进，伴着我的回忆。啊！生活啊！你就象急湍的河水，有时奔腾咆哮，滚滚向前，不可阻挡；然而，有时却是挟带泥沙，浑浊翻腾，千回百转。关于你的回忆，有时是轻快的，幸福的；也有时是沉重的，痛苦的……。

当摇船的大伯知道我是到紫菱村看望梅绿荷时，他的话就多起来。他打量着我说：

“你一上船，我就看着你面熟熟的。果然，我的眼力不错，你就是当年雁翎队的通讯员小马儿，是不？”

我点点头，也问了大伯的姓名。大伯告诉我，他跟绿荷爹一起下过关东，又跟他一起放过鸭子。一提起那老人，大伯就一竖大姆指，说：

“老梅大哥是我的生死之交，人性好，技术也好。可白洋淀的鸭子，差不多都是我们老哥俩摆弄的，孵出小鸭来，甬挑甬看，只用手一攥，就知道公儿、母儿。给社里可出了把子力。万没想到，老了老了，把老梅哥定成反革命家属。批斗绿荷，让他陪斗。父女俩各带上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铁锚，老人家活活叫他们折磨死了……”

大伯说到这，大颗的泪珠滴下来。他用粗糙的大手把它拭去，颤着声音说：

“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还从没见这么狠巴的畜类！”

老人愤愤地摇两下棹又说：

“要说绿荷可坚强啊！爹死了，女儿又跟她脱离了母女关系。可她还是那么硬挺着，始终没服软。他们审讯她：‘你是不是假党员？’她从容地说，‘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！’他们又说，‘你说，你是不是假劳模？’她说，‘也不是假的，是群众推选的！’他们就用起各种刑罚来。有一次麦熟，斗完了她，她还跟乡亲们说：‘咱们赶紧割麦去吧！要不快要闹天了！’大伙都听她的，扔了小旗，拿起镰刀下地去割麦。果然，不大会儿就下起雨来。人们纳闷：这闺女怎么知道老天爷的事儿，敢是仙女吧？哈哈，她哪是仙女？真仙女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！她是打游击时，钻洞趴洼受过潮湿，得了骨关节炎啊！这些，都瞒不了我……到了，马同志，你给绿荷捎好去吧！就说她爹的生前至交打听她呢！”

船在紫菱村靠岸，我向大伯道谢，刚要付船费，大伯笑着说：

“别给了，就算咱又送了一回雁翎队员。”说完，呵呵笑着，拨回小船，走了。

我目送着大伯走远，这才向村里走去。走在街上，看到墙上写着许多标语，有一种向“四化”进军的气氛。村貌也有了不小的变化。但街道仍是很拥挤，到处是苇子、席子，空中飘着芦花缨子，飘着鱼腥气息。

我跟熟识的乡亲们打着招呼，想先到队部去找绿荷姐。说也巧，在一家院门口，我碰到了绿荷的女伴香藕同志。尽管她也显老了、胖了，可她那脸型，那翘鼻子，还能叫我一

眼认了出来。

“你是小马——马同志？”香藕睁大细眯的眼睛问。

我点点头。她一拍手，“嘎嘎”笑着，拉我到她家里去。她的住处很不错，三间卧板新房，满山的大玻璃窗，屋里摆着红漆大柜，明亮的大坐镜。看情景，她生活得挺好。丈夫是大队会计，儿子、女儿都在县城找了工作……她问我这些年的光景，为什么不到村里来。我说了说自己的遭际。她一边听一边叹气，但不往深处细问，脸上似有些讪讪的。我也不便详说。是的，人生的路，是变幻的，是各自不同的……。于是，我们换了话题，很自然地谈起了梅绿荷。

“绿荷如今不错了。”香藕给我倒杯水，说，“恢复了党籍、职务。心气儿不减当年，一会儿我领你去看看她。”

“她还住在原来的地方？”

“没哩。”香藕眯一下眼说，“她原来的房子被‘造反派’没收了，成了俱乐部。她住在堤拐角一间小房子里。本来支部要给她腾出房子，让她搬回去。可她不。她还是那么怪。这多不好，说出去，好象没落实政策似的……”

啊！她是这样理解绿荷，我听了心里有点难过，莫非她们的关系也起了变化……不，也许是因为这些年的人事复杂，使我头脑过于敏感吧。

香藕领我去找绿荷。走出街口，远远看见堤坡上的那间矮矮的小屋，阳光铺洒在小屋上面，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我急于要尽快见到她，几步迈上了堤坡，推开苇子篱笆门儿，就象当年似地叫了一声，

“绿荷姐！”

屋里没人答应。原来屋门锁着。院里几只白鸭子，哈巴着短腿，踱了过来，呱呱地叫了两声，代替了主人的答话。

“准是又到地里去了。”香藕说，“她还是那样，闲不住。说她也不听，可任性了呢！”

我想立刻到地里去看望她，要求香藕领我去。她犹豫了一下，只好答应了。我们顺着大堤向前走，看到满淀鸭群，看到白帆点点。过了鱼塘，过了农业试验场，前边有一群人，正在抬筐抡锨忙活什么，人声笑声响成一片。我猜想，绿荷姐一定就在那人群里边。

走近了，我看到一位妇女，担着一担青泥，头上蒙着白手巾，晃着肩膀，迈着大步。那英挺的姿势，那矫健的后影，活象当年的绿荷姐。我刚要喊她，只听香藕先叫道：

“绿荷，你看谁来了？”

那妇女放下担子，拉下头巾，回过头，擦一下脸，打量了我一下，笑着说：

“啊！是小马。你怎么，还活着吗？”

“绿荷姐！”我几乎要哭了，急忙上前，攥住她的手笑着说，“看你，怎么一见面先说这个？这不活得挺结实吗？”

“我净打听你，说你死过一回，后来又抢救活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唉，别提那事了——你怎么样？看样子活得也不错，还能担这百十斤的担子。”

她放声笑起来，笑得脸红红的。真的，她不显老，那双黑眼睛的光，还闪烁着当年的青春热情。她扶着担子象唱歌似地说：

“你不会唱那歌子？能担一千斤，不担九百九。”她天真地笑起来，又说：

“你这地委干部，是来视察工作的吧？好，我领你各处转转，顺便把我们的规划向你汇报，请你指导。”

我连连摇头摆手，说是特来看望她的，没带什么工作任务。

她给我引见了过去认识的乡亲们，说了许多别后情形。后来，绿荷和香藕领我看了他们的养鱼塘，又看了珍珠蚌试养场，她兴奋地给我介绍了水乡远景规划，她说：“周总理生前对白洋淀订出了十六字方针：滞洪滞沥，蓄水灌溉，渔苇生产，综合发展。如今人们心里可有了奔头，都想把林彪、‘四人帮’耽误的时间夺回来……”

她谈到工作中心的转移，谈到祖国的“四化”宏图，谈到新长征……可是却不谈她个人的遭际和她近来的生活安排。后来，我问她为什么不搬回原来的住处，仍住在那低矮的小屋里呢？她笑着说：

“我现在人口不多，那小屋满好呀！阳光充足，冬暖夏凉。原先那房子，我想腾出来，成立个科研所，让青年们晚上去听课……”她抿一下头发说，“我也想去听听课，扫扫我这科盲呢！”

香藕翘翘嘴角，眯着眼向我说：

“怎么样，你看，她心气多高？还要向科学进军呢！”

我听出，香藕的话语里，含着几分嘲讽的意思。可是，我的心里却受了很大震动。说实话，这次我来看望绿荷姐，想见面之后，彼此倾诉一下这些年的委曲，发发牢骚，消解

消解不满的情绪。可是，她却不谈起那过去了的事情。是她忘记了那难以忍受的“伤痕”了吗？不是。她的遭遇，她的痛楚，比起许多人来，是深重的，也不会轻易地从记忆中磨灭的。可是，她为什么还那么乐观，那么挺拔，心气那样高呢？想到这里，我内心忽然一阵惭愧。我感觉到，她想的比一般人更多、更深，更远，她的内心世界是丰富的。是的，战争年月，同志们在火线上受了伤，一时顾不了包扎，流着血，依然端着枪向着敌人，向着前方冲锋！——我们确实需要这种精神和力量啊！

1979年5月1日

春 月 夜

玉芬做好了晚饭，扫了扫碎苇皮儿，就坐在地上织起席来。今天，丈夫雨田从外边拉脚回来了，她很高兴，心里有很多歌儿想唱。可婆婆总是说她：都孩子拉扯的了，还这么爱唱，比不得做姑娘的时候了……玉芬听了，心想：做媳妇就不兴唱了？谁订的这法码？虽然这样想，可她却从来不跟婆婆顶嘴。她知道婆婆一辈子受苦受累把雨田拉扯大，公公又死了，不容易……。此刻，丈夫到队部去了，婆婆弄着小瓜玩去了。春水似的月光，透过玻璃窗，流进屋里来。她想：丈夫怎么还不回来，今天晚上不是要选队长么？她等着丈夫，编织着花纹，心里美滋滋地，不由又轻声唱起来：“浪花，奔腾的浪花……”

刚唱了一句，丈夫雨田就进来了，玉芬赶紧止住。雨田笑着说：“嘿，唱得不赖，有点李谷一的味道！”

“去你的，别村贬人了。”玉芬笑着说，又问：“怎么去了这半天？队里有事吗？”

“有事。”雨田说，“你先把饭给我盛一碗，我饿了，咱们吃着饭再说。”

“等娘来了一块吃吧！”玉芬说。

“别等了，吃了饭还得去开选举会呢！”雨田说着，就去

揭锅。嘿！今天是好饭食：大米干饭炖小鱼，就向媳妇一鞠躬说：“多谢。”

玉芬笑着打他一下，说：“别谢我，谢咱娘吧！她说你出门在外，瘦了，让我给你做点好吃的。”又问：“哎，这回出门，你挣了多少钱？怎么也不交代呀？”

雨田往嘴里扒拉着饭，说：“正要跟你们汇报呢，老支书就把我叫了去。”他把这次挣的款数，如实地说给玉芬听。

玉芬听完，伸着手说：“拿来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半导体呀！”

雨田这才想起，他曾答应给玉芬和娘买一个六个管的牡丹牌半导体，因为娘爱听戏，玉芬爱听歌。可是，他光顾给队里买化肥，却忘了买半导体了。他搔搔头皮，做个鬼脸，跟媳妇说好的，并立下保证，下次一定买。玉芬瞪他一眼说：“看你那丑样子，花马叼嘴儿，就你积极！你看人家‘机灵猴’二槐，挣多少钱也不交队里，一家子搞动买卖，吃得贼肥傻胖的。谁象你，辛苦半天，家里照样窄憋。”

“咱不跟那样的学。”雨田说：“什么时候咱也得想着集体。咱爹当了一辈子干部，受了那么大责难，临咽气还嘱咐，为人要清正……”

玉芬不言声了，她嘴上虽然抱怨丈夫，但心里却是同情丈夫的，她愿意丈夫进步。

吃完饭，雨田还告诉她，老支书和大队长有意让他担任二小队长的候选人，让他在思想上做个准备，万一选上，到时可别打退堂鼓。因为二小队，选过几次，选谁，谁也不愿

干。他向玉芬表示，想挑起这副担子。

“看看，是不？你这个傻劲又来了。”玉芬咕嘟一下嘴说：“你专爱揽这难搔的泥！你不知道是怎的？这队长，一年换八回，谁能玩得转？甭说有一帮子嘎杂子捣乱，光那‘反修’战斗队的派性，你就治不了。”

雨田一时没答言，他觉得玉芬忧虑的是实情：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虐时期，这个队两派斗得最厉害，好多户结下了仇扣儿，见面不说话，说话就吵架，牛蹄子分八瓣儿，九股绳儿拧不到一块儿。加上近来，有那么一拨人四出跑买卖，不安心农业，光强调小自由，不顾大集体，闹得干部们谁也不敢管，你一管，就说你是“四人帮”那一套。所以，干部们情绪很大，干脆就撒手合眼，谁愿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谁愿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，挣来钱，愿交就交，不交就拉倒。有的干部，甚至撂了挑子，也跑到城里炸油果子去了……这样下去，谁来种地？眼看春耕大忙季节到了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如果春耕春播误了，秋后打不了粮食，后悔也就晚了。他左思右想，决定担起队长这副担子，因此，没容跟娘和玉芬商量，就当着老支书和大队长的面答应下来。今天，他听玉芬的话音，体会出是怕他干不了，心疼他吃苦受累。这里边有媳妇的担心，也有贴心的爱护，于是他说：“这个载儿是重，我也掂量过了，可是，我想驾驾这个辕，试巴试巴。”

“光凭你这驾辕的马能有多大劲儿？”玉芬说：“前边拉长套的骡子不用劲，你也是白搭！”

“你算说对了！”雨田听出玉芬是在点化他，“光靠我这辕马，累死也不行。我想好了，如果选上我，一上任，先得做